

爱上北外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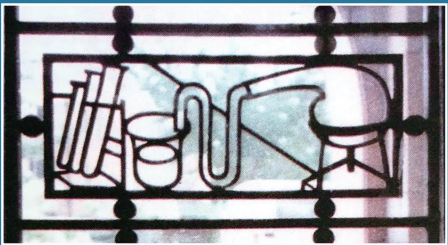
刚落成的雷士德工学院



雷士德工学院实验室



雷士德工学院奠基仪式



雷士德工学院的窗格使用科学仪器图案



欧天恒一踏进虹口东熙华德路505号的学校大厅,感觉像是到了英国学校。身上穿的校服是前几天去四川路上一家指定的西服店量身定制的,上身藏青西服配深紫红领带,左口袋别着雷士德工学院的校徽,下身灰色法兰绒长裤配黑色皮鞋,典型的英国校服式样。

台上讲课的是一名英国老师,全程英文授课,没有教材。学生一面上课一面记笔记,记下来的笔记就是学习材料。身边清一色的男同学,日常交流也全是英语。

欧天恒来自香港的一个贫苦家庭,一次在报上偶见上海雷士德工学院招生简章,看到学校设有奖学金,他当即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报了名,并坦言自己无法负担由港至沪的考试路费。没想到校方特地派老师到香港,带着火漆封好的考卷,现场拆封,让他一个人在香港同步参考。品学兼优的他通过了严格的考核,顺利入学。

这所英国人建的学校,完全是贵族式的教学环境,学生却大多像欧天恒一样,来自中国的平民家庭。学校是由英国人雷士德的遗产投资建成的。这位上海滩显赫的房地产巨子生活节俭、终身未娶,他在上海生活了将近60年,并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上海,指明用于医疗和教育。

雷士德一生从事建筑事业,依照他的遗嘱,学校以培养工程师和建筑家为目标。每周除课堂上课之外,学生还有两个半天要到车间实习。这不,刚结束了上午的课,欧天恒就和同学来到车间,准备换上工装开始实习。车间实习并不轻松,不仅要完成指导老师布置的任务,还要撰写实习报告,报告不合格的话,那就等着留级吧。

除了科技教育和动手实践,这所工科学校在礼仪文明方面也毫不含糊。据说前两天一个班级的学生课后在走廊上高声交谈、相互嬉闹,正好被校长李赛博看到。这个典型的老派英国绅士,看上去高傲又严厉。果不其然,众人立马等来了广播提示,要求学生即便是实习也要注意遵守纪律,保持仪容整洁。同学们当然服从,不敢再造次。

虽然只有短短十年历史,雷士德工学院却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不可多得的人才。是当年

沪上除了交通大学外,唯一可以与圣约翰与沪江两大一流大学抗衡的工学院。在那个时代,雷士德生的潜台词就是读书用功、专业过硬和举止优雅。学院教会学生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实践能力;不仅是实践能力,更是做人的礼仪道德;而做人的礼仪道德,更像是一把打开人生的钥匙。

雷士德工学院旧址位于东长治路505号。雷士德工学院是以英国人亨利·雷士德命名。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1839-1926)早年来到上海,在工部局任职。约1860年创办了德和洋行(Lester,H),是上海较早的建筑事务所之一。雷士德在上海拥有大量的房地产。1926年亨利·雷士德逝世,留下遗嘱将全部遗产设立“雷士德基金会”,用于上海的文化教育事业。1927年对雷士德遗产进行估价,总值达白银2000万两之巨。遗嘱还规定在上海建设“雷士德医学院和工学院”(Lester School-and Henry Lester 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

雷士德工学院由德和洋行设计,久泰锦记营造厂(Z. Kow Tai Building Contractors)承建,1936年竣工。占地面积近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约1.57万平方米。钢筋混凝土结构,正中五层,两侧逐渐降为四层、三层,坐西南朝东北,装饰艺术派风格。建筑平面似飞机,以朝向东北的主出入口为中轴线,两翼对称展开;主入口为尖券门廊,顶部冠露穹窿塔楼。窗间墙饰竖向线条装饰并伸出女儿墙,女儿墙折线状起伏,有装饰图案。建筑的部分构件和窗框等装饰使用如齿轮、角尺、天平、显微镜之类的机械或科学仪器图案,是装饰图案与建筑功能紧密结合的合理设计。

学院下设建筑、土木工程、机械电器工程诸课,学生以华人为主,校训为孟子的“苦志、劳筋骨”。学院以教师的讲课笔记为教材,是上海唯一一所不使用现成教育课本的大学。1942年由侵华日军接管。抗战胜利后为吴淞商船专科学校。1949年后为招商局医务室、海运局职工医院。1955年1月,更名上海海员医院。

1994年2月15日,雷士德工学院旧址被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从上海外白渡桥北行不远的南浔路上,有所拥有一幢法式老建筑的百年老校——北虹高级中学,它的前身就是解放前的上海名校——圣芳济学院。

随着17世纪法国教会在华办学热潮的兴起,在江南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神父决定在上海建立一所学堂,取名为圣芳济学堂,并于1874年9月21日,在公馆马路孟斗班路口(今金陵东路四川南路)正式开学,当时仅教室两间,且租赁附近栈房空地作操场,校长兼教师,当日来校就读者仅外国幼童4人,按照欧美初级学校教育模式授课。

从1880年起,学堂开始招收中国学生,学生人数增加到100多人。由于办学规模的扩大,原有场地渐显局促,1882年,教会在南浔路的虹口天主堂(圣心堂)对面购地建新校舍,当年11月奠基,历时三年落成。校舍主建筑为法式四层洋楼一幢,长条形建筑平面,中部突出,突出部上方山墙饰有三角形图案,双坡屋顶,前后有大小操场各一个。1884年,上海道台邵友濂特地赠给圣芳济学院一座从西洋进口的机械钟,钟面直径一米余,前后两面,安置于新建大楼的三角屋顶上,成为周边地区的地标性建筑。同年6月,在圣芳济学堂建校十周年庆典时,学校迁入南浔路新址,并取名圣芳济学院。这年,学校共有学生196人,其中中国学生23人,因学费昂贵,大多为家境比较富裕的官宦子弟。学生们根据程度情况,被编入8个不同班级,依照欧美学院模式进行严格教育和训练,除宗教活动外,所设课程有英文、法文、拉丁文、数学等实用科目,高年级还开设哲学、希腊文等,中文被列为选修课,对体育和音乐也很重视,当时建立了技艺出众的学生管乐队和足球队。

虽然是一所教会学校,但由于初期学生中以侨民居多,因此更像是一所国际学校,学校并无宗教信仰的强制性和强迫性,允许有基督教不同教派和无数无派学生的人学,甚至还有信仰回教等其它外教的学生存在。正是由于学校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坚持的一种开放立场和态度,学校开设了多门世俗西学课目,极大丰富了学生的各种知识,开阔了眼界,促进了学生的全面成长,学生进校学习后进步显著。自1905年起,圣芳济学院每年派遣学生赴英国参加剑桥大学公开考试,取得优异成绩。由于圣芳济学院在近代中国教育界名声鹊起,声誉日隆,申请入学者纷至沓来,至民国初期,学生人数增至



740人,因中国学生比例已占多数,学校把中国班单独划分出来学习,而外国学生在西童部学习。

1922年,学院筹备扩建分校,圣母会向各界进行第一次善款募捐,当时“募捐运动委员成员内,有校名誉董事长、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顾维钧,董事有于右任、马相伯等社会名人,上海市长吴铁城还鼎力协助宣传,社会各界踊跃捐赠,包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均以“嘉惠子弟”名义参与捐款。1923年,学院迁出中国部,另租用西华德路(今长治路)一幢旧式楼房,开设“圣芳济学院分校”,到1925年,申请求读者增至750人,学校动议在唐山路东面购置37亩土地,作为开设操场和兴建分校校舍之需,时逢北伐军开战,动议被搁置。

1934年,圣芳济学院隆重举行建校六十周年大庆,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校友兼校董事会董事、财政总长朱子文,监察院长于右任,行政院秘书

长褚民谊,中国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上海华商领袖陆伯鸿,民国富商虞洽卿,南京市长石瑛,上海市长吴铁城等社会名人纷纷为此题词,吴铁城还到校参加盛典并致辞祝贺,一时社会名流云集,盛况空前。学校也藉此再次为扩建分校发起募捐,用于建造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福煦坊新校舍。1939年,圣芳济学校迁入福煦路新址,改名为“圣芳济中学”,专收中国学生,南浔路原校址定名“圣芳济中学分校”,主要招收外国学生。

在圣芳济的办学史上,其教育思想始终体现其包容、开放的办学理念,同时管理上又显示其严格、规范的另一面,采取精英教育的管理制度,从而确保了办学质量;学校还组织各类课外活动供学生自愿选择参加,培养了学生广泛的兴趣,学生多拥有较高的艺术、科学素养和运动能力。圣芳济的学习经历和学业质量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学生毕业后深受社会欢迎,也产生了很多历史名人,在圣芳济的校友录中有宋子文、朱学范、何鸿章等多位名人在列,学校成为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学校之一。

上海解放后,上海市教育局派员于1950年2月接管圣芳济中学总校和分校,不久后,圣芳济中学总校和分校分别改名为私立时代中学总校和分校。解放之初,在沪洋人纷纷回国,圣芳济学院外籍学员锐减,1952年,随着圣芳济学院的外籍修士陆续悄然离境,外国班停办,南浔路校舍由时代中学北校接收,1953年8月16日,经上海市教育局批准,时代中学北校改名为上海市北虹中学。

时光荏苒,岁月峥嵘,100多年过去了,那幢法式洋楼依旧矗立在南浔路上,见证着圣芳济学院的历史变迁。

来源:上海虹口微信公众号

老弄堂、小人物的大时代——谈滑稽戏《弄堂里向》

■胡晓军

弄堂里向、弄堂里向。像我这般年纪的人,有几个不曾住在弄堂里向,有几个不曾头也不回地走出弄堂里向,又有几个五味杂陈地回到弄堂里向?

上海滑稽剧团的新戏《弄堂里向》去年9月在美琪大戏院首演。进剧场时,出剧场时,想必像我这般年纪的观众,脑中都会想着这几个既简单得可以一语道中,又复杂到几乎万言难尽的问题。确实,仅这个剧名,就可以让无数中老年上海人之心动、为之情牵了。

《弄堂里向》戏剧结构普通。剧情时间跨度大,从1982年至今近四十年;场所广度小,是一条叫作“永乐里”的老弄堂,几幢石库门,几户平民家,嬉笑怒骂相间,柴米油盐相关,一户人家包了馄饨,必为左邻右舍端去热气腾腾的一碗……伴着时间的推移,弄堂居民的生活发生改变,从“四喇叭”“喇叭裤”“万宝路”,到“可口可乐”“巴拉巴拉”,再到“认购证”“商品房”……由慢而快,由松趋紧。小小弄堂,匆匆岁月;历历往事,脉脉深情,令人感觉那么的近,又是那么的远。这是因为将近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上海人的物质生活出现了何等巨大的变迁,上海人的精神世界掀起了何其复杂的波澜。剧中的丁国庆、徐国庆、梁方芳三个小人物,从二十多到花甲之年的命运及情感纠葛,映现出近四十年来上海人的形象、行为乃至精气神——概言之,老弄堂、小人物的大时代。

《弄堂里向》的主创,无论少长男女,均为我这样曾住在弄堂里向的上海人。因此,从剧本的语气到演员的语气,气息贯通,活灵活现。滑稽戏的笑料最是要紧,要紧之处在于气息贯通,方能活灵活现——随戏剧矛盾展开,按生活细节展开,表里紧贴,略无人造之嫌和硬噱之气。其中的“数红包”一段,巧妙地借用了姚周《吃酒水》的桥段,只用两分钟便揭示了改革开放最初,人们手头的拮据和送礼的尴尬,又在底蕴上显示出滑稽戏与独角戏的历史共生关系。又如“避雨过夜”一

场,极尽噱头地表现上海人居住条件的恶劣,又不露痕迹地反映了当年城市公用事业的问题。于是,城市建设的痛点与人物的窘迫笑点融为一体,经过艺术化处理产生了“含泪的笑”。这段场景,相信没有相同或相似生活经历的人是写不出来、演不像样的。全剧用了几乎整整一场进行演绎,一是因此处确有大量笑料值得发掘,二是因此事更有深刻内涵值得品味。由于《弄堂里向》似此桥段较多,因而能令观众心为之开的同时,又心为之酸、为之甜、为之辣、为之苦,从而对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巨变产生更深的感触,对美好的获得产生更多的珍惜——这就是戏剧的教育作用所在。

滑稽戏虽重娱乐,笑料多多益善,但若不能从真实感受出发,则不能令人动情,遂不能令人受教。作为上海滑稽剧团庆为庆祝建团70周年推出的力作,《弄堂里向》从编导演到舞美灯、服化道,均注入了极大的心力,旨在继承“上滑”及前身“蜜蜂”的立团之道,即来自生活、反映民生,针砭时弊、弘扬美善的现实主义精神,也继承了姚周辈及“双字辈”自然、多变的“为观众酿蜜”的艺术风格。钱程、小翁双杰的表演专注而又松弛,拿捏人物准确又有较大弹性,蓄噱、放噱夸张而又流畅自然。

众所周知,表现小人物的生活和思想情感是滑稽戏的生命之源,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滑稽戏表现小人物的立场和角度各有不同。《弄堂里向》的主创对剧中的小人物们采取了“平视”角度,既不赞美也不批评,既不拔高又不贬低,我以为这是符合当代滑稽戏创作要求和欣赏需求的。单纯歌颂和赞美的“仰视”,既不是滑稽戏的特长,更不是滑稽戏的本质属性。极力批判和鞭挞的“俯视”,固然是滑稽戏的利器,却随时代社会发展而出现愈来愈大、愈来愈高的难度。数十年来,市民文化修养的提升、多元生活方式的流行、社会人文关怀的普遍,尤其是个人崇拜与人格贬低的消弭,人与人的关系回归平等是不争的趋势和事实,作为戏剧,最当符合时代社会潮流,将塑造人物的理念和方法由俯仰高低,有意识地拉为平等。否则,不但缺少可信情节、未能挖掘内心世界、缺乏心理逻辑支撑的噱头再也无法招来满场的笑声,而且人物自我贬低、损伤其他人物的做法还可能导致观众的反感。

我以为,包括滑稽戏在内的当代戏剧,在如何对待所塑造的人物方面,采取何种立场和哪种角度是非常要紧的。也许西方的一句戏谚,在无意中道中了当代滑稽戏的方向:“一切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难题,都将成

为属于个人的闹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提高,但在同时,个性的张扬度和选择的多样化所造成的“幸福的烦恼”正越来越多,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化导致的“无解的难题”更大大增加,需要包括滑稽戏在内的戏剧人善加观察、挖掘、提炼和表现。唯有触碰了上述难题,滑稽戏才能令观众在对人物发出笑声的同时,对这些同样曾缠绕、正缠绕自己的这些难题印象深刻,对身边其他人所处的这些难题印象深刻,对滑稽戏的滑稽和意义同样印象深刻,在笑声中与剧中人物达成一种彼此平等、理解、同情甚至尊敬的状态,最终心平气和地走出剧场大门。

我还想起三年前同样是“上滑”推出的一部《皇帝勿急急太监》。该剧的主创班子几乎与《弄堂里向》相同,且在创作理念和演绎风格上保持了一贯性——一是着重“小人物”的世俗性,不随意贬低也不刻意拔高,令人物的善恶随剧情的发展自隐自显;二是着重生活的质感感,不完全照搬也不完全虚构,使艺术的提炼由演员的表演时起时伏;三是着重人和事和心理逻辑,不自我矫揉也不搔人痒处,使闹剧的笑料跟人物的性格和事件的发展随生随发,在戏语喜感的肌理中渗透着真情实感。与《弄堂里向》比,《皇帝勿急急太监》的人物和情节设置都稍嫌过火,而“什锦戏”又过于“干净”、演唱过于“正宗”,难以成为全剧的有机成分。反观《弄堂里向》,不但在人物和情节上更自然可信,且在“什锦戏”上下足了功夫,特别是将沪剧唱腔与江浙沪各路民间小调调和起来,变化多端,首尾呼应,既发挥了男主演的演唱才华,又以“杂糅”“变调”同时为“滑稽”和“戏”服务,从而实现了唱词戏谑化、唱腔夸张化、表演对口化的“去原味”任务,产生了滑稽戏审美中比较少有的“熟悉陌生感”或“陌生熟悉感”。

最后谈谈《弄堂里向》的不足之处。全剧的结构呈“段落式”,情节安排呈“三角式”,尽管编导从中翻出了不少新意,依然未能实现整体的创新。同时,剧中对“男一号”于国庆成为大学生、建筑设计师、民企的轨迹交代过于简略,有可能导致对全剧背景即改革开放进程与剧中个人发展的交代力度有所不足。另外,于国庆在得知恋人梁方芳出轨后,上班心不在焉,有一段关于“绿色”的噱头戏,噱头从小到大,层层叠加,笑料爆满。但最后落到邮政人员的身上,似乎有些过份,这既对主人公的塑造不太合适,也对邮政工作有些不敬。我在观剧之时,还看到个别观众“抽签”的现象,可见全剧的节奏还需要更紧凑,人物语言还需要更精彩,有些动作还需要更强化。

北外滩

玉关天堑

第654期

摄影 言云

新春以待 祈愿在心

■高元兴

披着纷纷扬扬的飞雪,新的一年已来临;点染梅红松青的江山,新的一年春将近。

依然在回望,回望的光阴毕竟是流水的匆匆,那潺潺之声带走岁月的峥嵘;瞩目向前方,前方的天空终将是春花的飞扬,那翩翩之舞有着生命的芳华。

是的,新年,一切都是新鲜的。哪怕那风,哪怕是雪。风中的梅红,散着冲寒的热血;雪中的青松,挺着傲然的坚强。

新年,一切都是喜庆的。你看那笑,你听那歌。笑中的容颜,青春与激情洋溢;歌中的情感,热烈与温婉相融。

当然,新年,更在于一个“新”字。不仅是新风景,不仅是新气象。“新”,更新风物;

“新”,葱茏意志;“新”,立在心间。

“新”,还在思维上;“新”,还在实践中;“新”,更在创新之魂上。

然而,新年虽新,但征途不会就此平坦;众志成城,纵艰险也要征途雄关。

喜庆之后,重任在肩。冷眼向洋看世界,挥斥方遒逐阴霾,万众一心驱疫情。

瑞雪之中,重振鼙鼓。风卷红旗过大关,丹心向阳破严寒,神州大地创丰年。

新春以待,祈愿在心;花枝草蔓,希望在前;大爱无疆,梦比海蓝。

沧海横流,自是英雄本色;大浪淘沙,总有真金闪烁。

四海放浪,胸怀宇宙意识;笔蘸风云,更为时代抒怀。

爱上北外滩

漫步北外滩

七

脚步也是另一种水流。

摩西会堂曾是犹太民族的诺亚方舟,建投书局、抱朴美术馆,就是新的脚步的港湾。

书籍抵达浩瀚星空,书画古瓷洞穿生死,复杂又裹挟着迷恋的人和事,仍会在每个拂晓启程,点燃白昼和夜晚。

那肯定枯萎之美的,必为新生之美所代替。

那挽留存在的创造者,必为存在的永恒所代替。

那创新让爱和忍耐持久的,必有在水中破浪的无限可能。

■语 伞



虹口区融媒体中心

每周一、四出版

地址: 大连西路195弄12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65752149

上海浦东彩虹印刷厂承印